



荒山淚

程硯秋 金仲孫 原藝
吳祖光 改寫



PDF
PDG



前 記

一九五六年春天北京电影制片厂接受了拍攝程硯秋先生的舞台藝術影片的任务，并讓我來担任这部影片的導演工作。我們和程硯秋先生一同商定了拍攝他的一个著名的悲劇《荒山泪》。

为了拍攝这部影片，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藝術委員會的同志們進行了热烈的討論。大家都認為程硯秋先生在歌唱、舞蹈、做戲这許多方面的天才和功力都是京剧表演藝術上的珍宝；我們應該、也是必要通过这一部影片來尽可能地表現程先生这多方面的藝術成就。我們細致地分析和研究了“荒山泪”这个劇本，感觉到这个劇本的原著比較簡略，这样就正提供了我們充实和丰富这个劇本的可能性。根据这样的理由，我們商得了程硯秋先生的同意；就原劇的基礎增加了相当的坊子，增加了相当多的唱詞和說白，并且也就由我担任了改寫的工作。

寫京剧的劇本在我还是第一次，等于新兵上陣，寫起來自然是很吃力的；何况時間很急促，增加的东西又很多。譬如“慧珠織布”全坊，“拜寿”的“二六”轉“流水”，“取衣抵稅”的从“搖板”轉“快板”的大

段唱詞，“婆婆追問孫兒下落”的長達三十二句的“搖板”和“快板”及繁重的“夾白”，“慧珠神經錯亂奔入荒山”的大段“獨白”……都是原劇沒有的場面。由於增加了這些場面，不僅程先生獨特的唱腔在這裡有了豐富的突出的表現，他的優美的舞蹈身段在這裡也發揮到了令人驚嘆的藝術的高度。

從劇本的改寫到程硯秋先生安腔、安身段，一共只不過用了二十天的時間。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日在北影演員劇團的禮堂里彩排演出了一場，程硯秋先生表演藝術的光輝在這裡留給我們的印象是永遠也不能忘記的。我想凡是那天看過這一場演出的觀眾都會同意我這樣的說法的。程硯秋先生早就說過他決定“退休”，不再作舞台演出了。這場戲就我們的京劇表演藝術大師程硯秋先生說來，是具有重大的紀念意義的。雖然我們還經常要求程先生不要停止他的舞台演出，因為看過這次表演的人都會感覺到程先生“春秋正盛”，他的舞台的生命力還正在充沛飽滿的階段，他的表演藝術正是在爐火純青的時候。

《荒山淚》影片在去年六月拍攝完畢。程硯秋先生幾次催促我把這個改寫過的劇本整理出版，同時有幾個劇團也希望得到這個本子進行排演。我因為忙於許多別的事情，拖到現在才得重行校閱了一遍；印出來為了求得批評和改正的機會和作為“程劇”排演的參考台本。

最後要說明的是：這個劇本的原作者是金仲蓀和程

硯秋先生。程硯秋先生于一九三〇年首次演出了这个戏。那时正是蔣介石投降了帝國主义，引起連年內战，造成中國人民無限痛苦的时候。这个戏借明末战乱的史实，針貶当时的实况，是和当时在連年战火下顛沛流离的人民百姓的思想感情相呼应着的。今天看这个戏的演出，还有巨大的激动人心的力量。

吳祖光 1957年4月

第一場

虎形上。二樵夫上，見虎逃下，虎追下。

第二場

張慧珠上。

張慧珠（唱“四平調”）

王屋山高不可攀，

猛虎出沒在其間；

亂世人命不如犬，

四野悲聲哭震天；

可嘆連年遭戰亂，（行絃。）

只因王屋山上出了猛虎，我公公丈夫不能上山採藥，無錢繳稅，縣中公差竟將他父子一同下獄。是我一月以來晝夜織絹，賣得銀錢，才將他父子贖取回家。咳！（接唱）

恨官府重重要稅錢！

明日乃是公公六十壽誕之期，不免再將織成絹帛變賣，也好為我翁姑慶壽。我兒……寶璉……我兒哪裏？

高寶璉跑上。

高寶璉 媽媽。

張慧珠 連叫我兒數聲，不見答應，你到哪里去了？

高寶璉 我在門口看見好些個當兵的，騎着馬拿着刀，在那兒抓人吶！

張慧珠 此乃是官府抓丁，以後再也不要觀看。

高寶璉 以後再也不看了。

張慧珠 這便才是。明日乃是你祖父壽誕之期（取桌上絹遞給高寶璉），我兒速將此絹拿到市上售錢四貫，也好為你祖父祖母做壽。

高寶璉 媽，我就去。（走。）

張慧珠 寶璉！

寶璉又回來。

張慧珠 路上須要避开官府中人，繞田間小路而行，不可貪圖玩耍，將絹賣去，速速回來。

高寶璉 是啦！媽媽，您放心吧。（掙絹下。）

張慧珠 寶璉兒去往市上賣絹，天色尚早，我不免再織起絹來。（織絹。接唱）

机前晝夜勤織絹，

一家才得慶團圓。

第 三 場

王四香 (內) 啊哈!

王四香、崔德富同上。

王四香 吓唬鄉民是好手，

崔德富 見了老爺變做狗。

王四香 在下王四香。

崔德富 在下崔德富。

王四香 請了。

崔德富 請了。

王四香 老爺升堂，小心伺候。

崔德富 小心伺候。

二人分立兩邊。四衙役，胡泰來上。

胡泰來 (念) 好官還要人做，

發財不怕太多；

難得清官像我，

你們看我如何？

胡泰來入座。

管的是錢糧倉庫，

愛的是黃白之物；

老爺混水好摸魚，

百姓見官如怕虎。

下官胡泰來，蒙聖恩放我濟源縣的正堂。到任以來，家家關門，處處閉戶，真叫我莫名其妙。這且不言。只因李自成帶領百姓，起兵要推倒皇上，那還了得！兵部楊嗣昌楊大人又有軍令到來，言說征取人丁賦稅。軍情緊急，不能不挑選精明強干的衙役前往征收。王四香，崔德富！

王四香 崔德富 （走出來）喳。

王四香 小人王四香。

崔德富 小人崔德富。

王四香、崔德富同跪。

王四香 崔德富 參見老爺。

胡泰來 听我告訴你們說：兵部楊大人有軍令到來，言說征取人丁賦稅，不分男女老幼，貧富人等，每人出錢一貫。限你們半个月之內，將賦稅催齊，不得遲誤。

王四香、崔德富對看發楞。

王四香 回老爺的話。這下鄉催稅，小人們本來不敢推辭；只是這兩年捐稅太重，百姓們越來越窮，這半月之期，小人們實在為難呀。

崔德富 實在為難。

王四香 崔德富 求老爺改差吧，老爺改差吧。

胡泰來 知道你們為難，我已經派人去請本縣紳士們前來商議此事，等他們到來一定有個辦法，知道了嗎？下去等着吧！

王四香
崔德富 嘛。(退。)

衙役走上。

衙役 啓稟大人，二位紳士到。

胡泰來 快点有請！

衙役 有請。

紳士甲、乙上。

紳士甲 (使眼色) 剛才商量的記着点。

紳士乙点头会意。

紳士^甲_乙 啊！太爺。

胡泰來 哎呀！二位光臨，請坐，請坐。

三人坐好。

紳士甲 太爺喚我們前來，有何吩咐？

胡泰來 只因兵部楊大人有軍令到來，要抽人丁賦稅，不分男女老幼、貧富人等，每人出錢一貫。事在緊急，把二位紳士請來了，必須幫助我想个办法。

紳士乙 回稟太爺，我們这里連年荒旱，寸草不生；又是加捐增賦，地皮都刮光了；黎民百姓度日艰难，再要抽稅，只怕是办不到了。

胡泰來 哦！你說这套話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要有主意，还不找你們呢；你說的这不是廢話嗎！

紳士乙 实在是办不到哇！

胡泰來 不必客气，就給去办吧。

紳士乙 办不到哇！

胡泰來 办不到？

紳士乙 实在办不到！

胡泰來 （下位）这可是我求上你們了。这不行那不行。

等你們有一天求上我的时候，可別怪我鉄面無私、

翻臉不認人啊！（要走。）

紳士甲 （上前攔阻）太爺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胡泰來 你有什么說的？

紳士甲 我說，这天下沒有难办的事情，可是得有个办法……

胡泰來 什么办法？

紳士甲 这加捐加稅的事情我們給您办得也不少了。您就說前年的剿餉，去年的練餉，我們都办得不錯吧。

胡泰來 可不是，所以这回才再找你們。

紳士甲 办好了不是，我們可就太苦了。

胡泰來 （恍然大悟）为这个！这还不好說嗎？这回咱們二一添作五，丁稅收多收少，咱們上繳一半；剩下一半，我一半，你們一半；一半一半，一家一半。

紳士甲 太爺，此話当真？

胡泰來 君子一言！（回头）王四香，崔德富！

王四香、崔德富上前。

王四香 喳！伺候老爺。

崔德富 你們向兩位紳士多多請教吧，本縣还有公務待理，失陪失陪。

拱手下。

紳士甲 二位呀。

王四香 您給点主意吧。

崔德富
紳士甲 这事不难。这地方哪家有錢，哪家沒錢；誰是
刁頑的，誰是軟弱的，（指紳乙）他老人家那兒有一
張清單。回头抄一份給你們。照这單子一办就行啦！

王四香 那敢情好，謝謝您老先生。

紳士乙 小意思，到我家來拿名單就是。

紳士甲 可是你們別忘了我們的規矩呀。

王四香 那沒錯。二一添作五。

崔德富 見面分一半。

紳士甲 回見，回見。（同下。）

紳士乙
王四香 夥計，光有名單还不行，咱們要錢的時候，還
得用点法子。

崔德富 你說什么法子？

王四香 我們此去要一个做好人，

崔德富 一个做坏人。

王四香 做好人話头要來得松，

崔德富 做坏人臉要绷得兇；

王四香 一松，

崔德富 一兇；

王四香 馬到成功！

崔德富 这个主意不錯，咱們什么时候走？

王四香 軍情緊急，說走就走。我去要名單。

崔德富 我去取錢袋。正是：

手拿錢袋挨家湊，

王四香 紳士還要撈回扣。走着，走着。

崔德富、王四香同下。

第 四 場

高良敏與陳氏上。

高良敏 (唱“西皮搖板”)系獄歸來真僥倖，

陳 氏 (接唱)多虧媳婦賢孝心。

啊，老老。今日是你六十壽誕之期，請上待我與你拜壽。

高良敏 (急忙攔阻)你我老夫老妻，何必多禮？

陳 氏 老老啊！想你與高忠孩兒被囚獄中，一月有余。幸虧媳婦織絹變錢將你父子贖出獄來，一家團聚。身逢亂世，免受骨肉分離之苦，真乃萬千之幸，豈有不拜之理？(下拜。)

高良敏 (還禮)為夫也有一拜。

二人同笑。

高忠手捧菜盤，張慧珠捧酒壺上。

高寶璣隨上。

高 忠 (唱)爹爹壽日當恭敬，

張慧珠 (接唱)佐夫杯酒奉雙親。

高 忠 爹娘請上，兒等拜壽。

張慧珠

高良敏
陈氏 不必拜了。

高忠与張慧珠拜寿。

高忠 (接唱) 爹娘請上兒拜定，

張慧珠 (接唱) 但願年年祝好春。

高宝璉 爺爺，奶奶，我給您拜寿。

高宝璉拜寿。

高良敏
陈氏 宝璉，好孙兒，哈哈……

高忠和張慧珠攙扶兩老。

大家坐定。

高忠 (举杯) 爹娘請。

高良敏 (唱) 一家人坐草堂同欢同慶，

陈氏 (接唱) 有佳兒与佳妇喜溢門庭；

高忠 (接唱) 愧孩兒無德能难娛晚景，

張慧珠 (接唱“二六”) 勤織紡助兒夫奉养双親。(举杯)

这杯酒來把翁姑敬，

願翁姑福体永康宁；

田園数畝能安命，

一家温飽度光陰。

众人飲酒。

張慧珠 (举杯，唱“流水”)

这杯酒再把兒夫敬，

权当为夫洗風塵；

災星已過福星近，

从今永远不离分。

众人飲酒。高忠微微嘆息。

張慧珠 （將高宝璉拉到高忠身旁，寬慰丈夫，接唱）

宝璉兒，知孝順，

每日讀書到夜深；

再过三年并五載，

高宝璉偎倚在高忠身边。

張慧珠 （接唱）登科及第要取功名。

高 忠 好个取功名，哈哈……

全家欢笑。

鮑世德上。

鮑世德 （唱“搖板”）

适才間鄰居們人人氣憤，

見公差下鄉來虎入羊群；

我不免到高家去送一信，

真乃是一波起一波未平。

高兄。

高良敏 賢弟來了，快請上座，同飲三杯。

鮑世德 啊！高仁兄，这件事情，你还不知么？

高良敏 何事驚慌？愚兄不知呀！（下位近前。）

鮑世德 縣內公差張貼公告。言說兵部楊大人又設下新名目，要抽人丁賦稅，每人出錢一貫。我想，高兄父子日前为了稅款不足，双双下獄；如今又要繳納这人丁惡稅，須要及早准备方好！

高良敏 哎呀！（唱）

受尽了獄中苦驚魂未定，

高 忠 （接唱）怎提防这官府又税人丁！

陈氏口噤目呆。

高宝璉悄悄靠到張慧珠身边。

張慧珠搂住了兒子，低头無語。

鮑世德 公差就要到來，須要設法应付才是。

高良敏 （長嘆一声）咳！

張慧珠 （对公公）媳妇昨日賣絹，尚有余錢三貫；权且交納，再作道理。

高 忠 我家親丁五口，稅錢需要五貫，那官府公差何等兇惡，一文也少他不得呀！

陈 氏 唉，这便如何是好？

高 忠 也罢！母親不必焦慮，看今日天气甚好；待孩兒上山采藥，变賣銀錢交納便了。

高良敏 是呀！采藥么，为父亦可上山走走。

鮑世德 且慢！近日深山之中，慣出猛虎伤人。切不可冒險前去。

高良敏 事到如今，也說不得了！我想猛虎出山，尚有定时；小心一二，定然無事。

張慧珠 啊，爹爹！采藥虽可变錢，只是山上出了猛虎，令人放心不下。还是恳求公差寬限时日，待媳妇連夜織絹变錢繳稅的好。

高 忠 咳呀！說什麼“恳求公差，寬限时日”，前时若是上山采藥，何至被囚獄中，受此苦楚。何况，